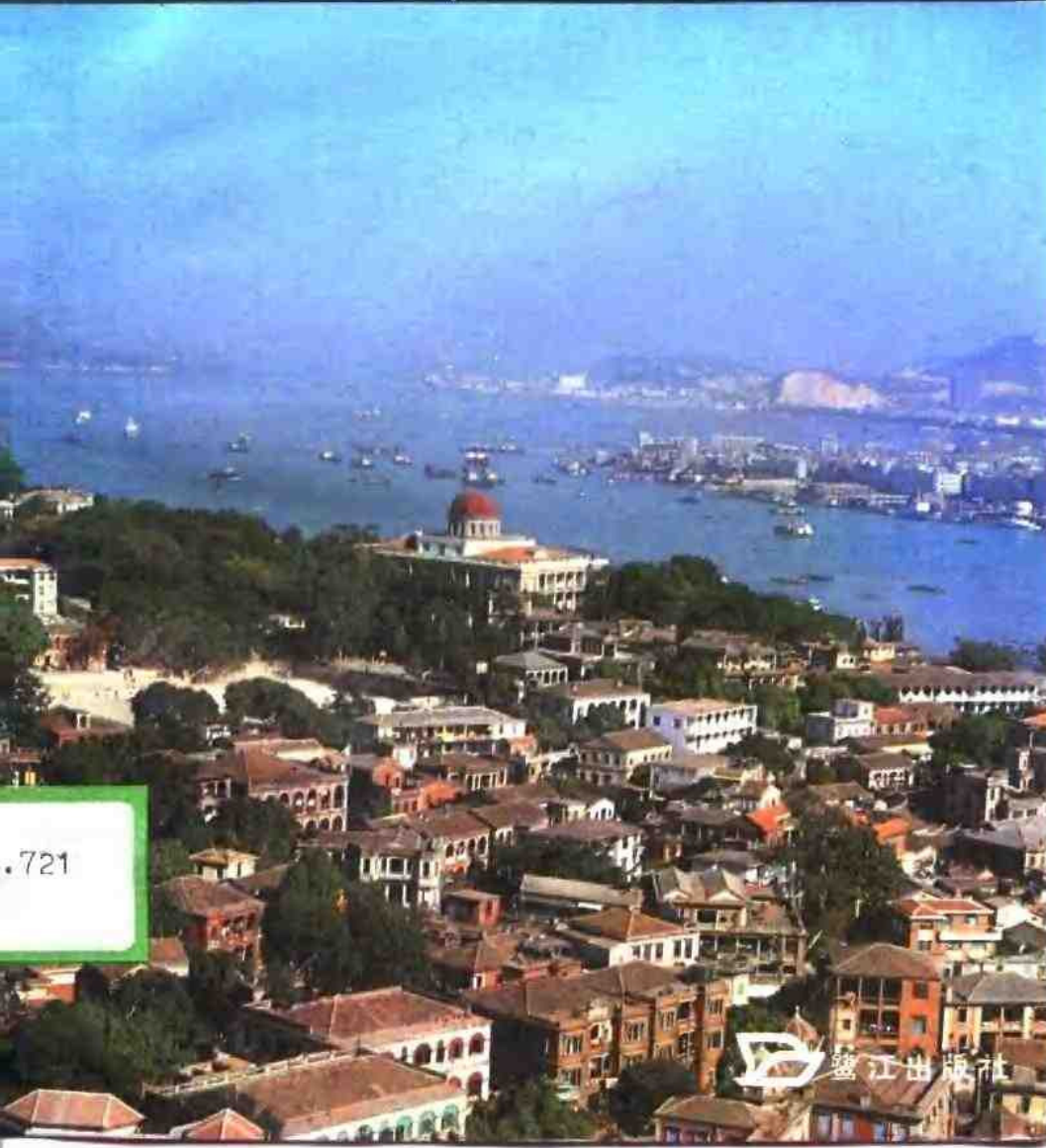


厦门粮食志

厦门市粮食局《厦门粮食志》编纂委员会



.721

江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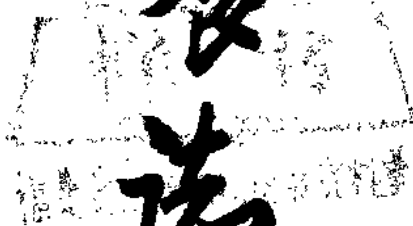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F724.721

7

厦門糧食志

罗东明 元公年



634320

厦 门 粮 食 志

厦门粮食局《厦门粮食志》编纂委员会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4.75印张 12插页 108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60

ISBN 7-80533-170-7

K·3 定价：5.00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糧食為立國之本，當今世界各國都在
注意研究制定自己的糧食戰略，這也
是戰時專業技術的試水之石，任誰去訓這時
深化社會經濟的改革，有重有，志氣感，這
是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糧食廳的一項重要
任務，廈門市糧食志願世必有功
於推知這一切務的完成

羅東暉
一九六二年
十月六日

、之是当代修好粮志，
前稻后粮，眼多，四化。

杨文义

五六年有

(福建省粮食厅长杨文义题词)

厦门市粮食志

修志存史

古为今用

施能鹤

(厦门史志协会主席施能鹤题词)

《厦门粮食志》编纂委员会负责人和编辑合影



前排（左起）徐国祥、洪卜仁、叶明煌、刘祥伦、李元钰。后排（左起）叶平通、施景德、黄亚慈。



1988年5月24日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福建省粮食志办公室和本志编委会联合召开《厦门市粮食志》评审会。图为评审会会场



《厦门市粮食志》 评审会剪影（一）

摄影 曾焕辉

原福建省粮食厅厅长白磐夫讲话。



厦门市粮食局长本志编委会第一副主任刘祥伦讲话。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仍疆（右）和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孔永松（左）在评审会上。

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评审会剪影（二）

摄影 曾焕辉

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洪卜仁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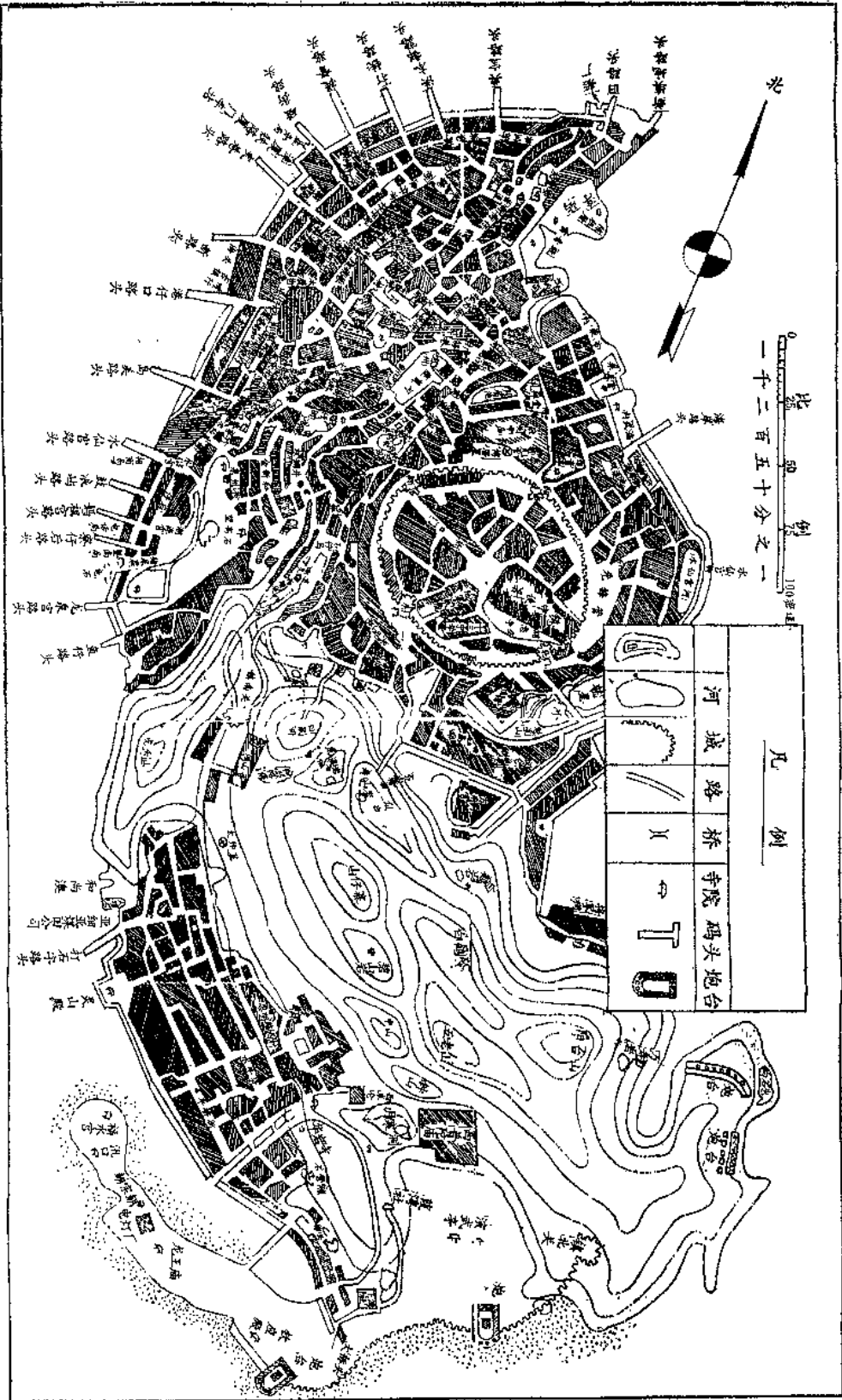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员张宗洽（右）和厦门市粮食局副局长、本志编委会副主任兼主编徐国祥在评审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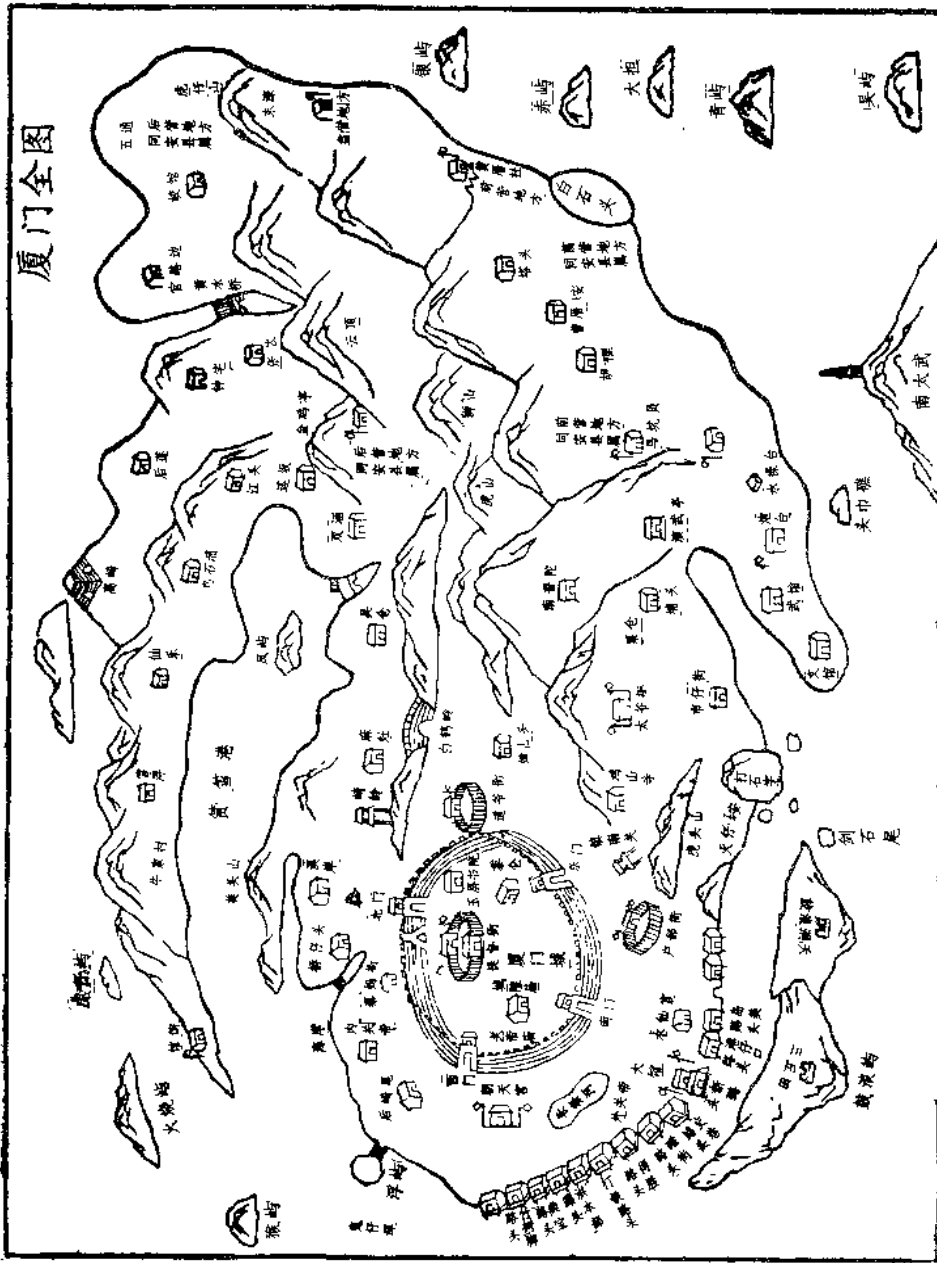


评审会会场一角。

廈門城市略圖



厦门全图



曾煥輝復繪于1988年

《地域·建置》卷附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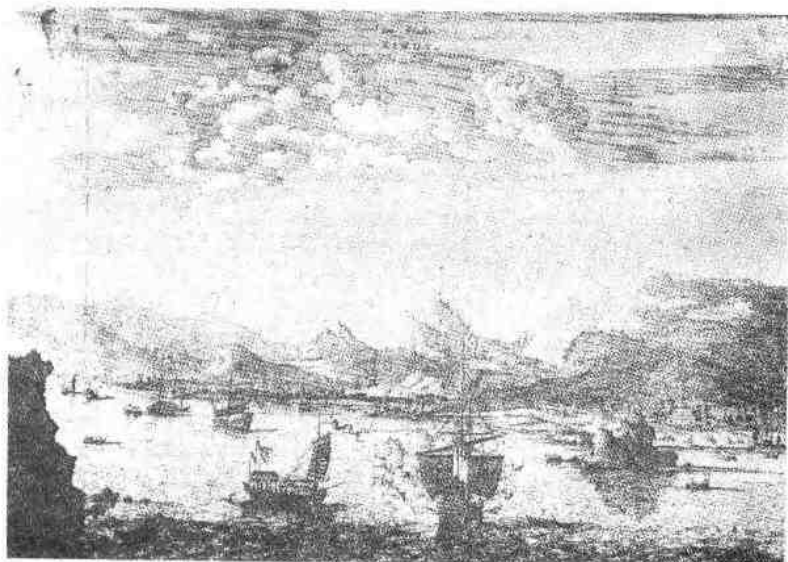
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廈門志》所繪「廈門全圖」。

第一章《郑师军粮》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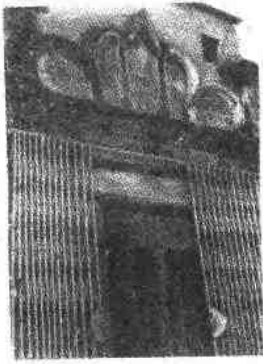
台湾人民热烈欢迎郑成功将士的情景。

第四章《粮油运输》插图



厦门港口图（约明代末叶）

解放前
厦门粮食仓库
(商业租栈) 一瞥



厦门国华栈
(罗浮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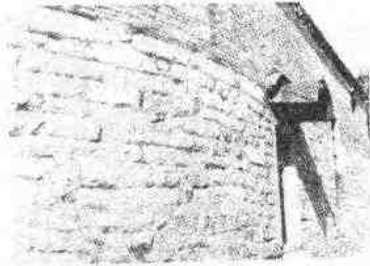


鼓浪屿和记栈
(福州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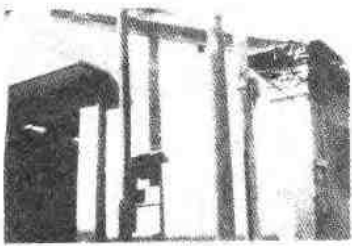
·摄影·
黄亚慈



厦门华兴栈(第一码头)



鼓浪屿和记栈
(三明路)



鼓浪屿中谦栈
(三明路)



鼓浪屿和记栈
(三和路)

第十一章《粮油加工》碾米插图



早期民间碾米使用的土砬及石臼。

摄影·黄亚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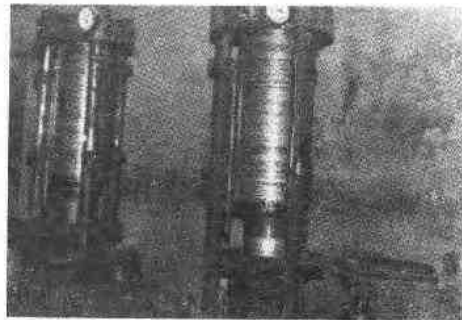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粮油加工》榨油插图



早期民间油坊使用的木头车及用于撞击榨膛的木隼、大锤。



土法榨油使用的花生剥壳机。



解放前使用的人力土榨螺旋机。

摄影·黄亚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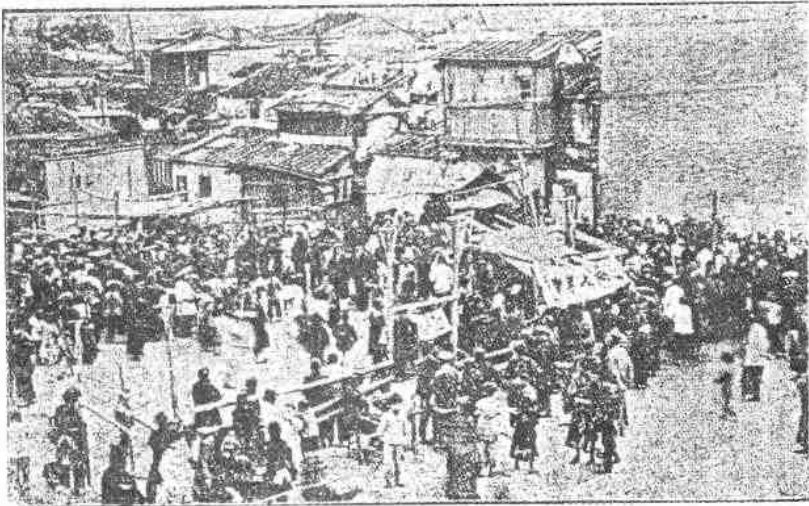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不派拿錢打內戰
不讓學生吃飽飯
為了打內戰國民黨盡量減縮教育經費同學們吃不飽飯我們喊出了「反飢餓的口號」既為求活命而爭事！特務份子到以下

廈門大學學生上街張貼的「反飢餓」宣傳品。

（洪卜仁供稿）



民國18年12月間廈門米荒嚴重，益同人公會在思明東路設點供應平價大米，前往購糧的飢貧市民絡繹不絕。

序 一

“厦庇五洲客，门收万顷涛。”这是古人赞颂厦门凭借港口优势，海运发达、商贸繁荣的名诗佳句。

厦门是中国东南沿海航运及粮食流通的枢纽。明代中叶厦门港取代漳州“月港”时，粮食贸易已相当活跃，在厦门航海贸易中居各行业领先地位。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五口通商”后的光绪年间及20世纪30年代初期，厦门曾三度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大米贸易中心。这座港口城市的形成、兴衰，历史上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变化，都与各个时期的粮事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地方旧志，如清代乾隆年间的《鹭江志》、道光年间的《厦门志》和民国时期的《厦门市志（初稿）》等，虽然不同程度地涉及粮业粮事，但或归“物产”，或载“食货”，或纳“丁赋”，都无专纪。如何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入发掘、广征博采、力求全面地搜集厦门数百年来纷繁复杂又颇具影响的粮食行业的史实资料，进行科学的整理，系统地再现其历史概貌，辩证地探索其发展规律，以求“存史资治”，前稽后鉴，开拓创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十分艰巨又很有意义的工作。

正是这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我们在市方志办、省粮志办的关怀和指导下，历时4年，数次易稿，终于编纂了这本粮食专志。本书的主要内容有：①厦门建城600年来的粮食供求关系、流通

脉络；②从明朝中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的440多年中，厦门粮食商贸的兴衰史略；③明末清初郑成功“全厦时期”的军粮运筹，以及郑成功收复台湾，开发宝岛，为后来台粮运厦济闽奠定根基的业绩；④厦门史上各次战役和军粮的供应；⑤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至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日子里，厦门面临的严峻的粮食、民生问题。此外，专志中还收入与厦门粮事有关的仓储、赋粮、商网、作坊、粮价等章，以及“旧事杂记”与“附录”。

《厦门粮食志》是新编《厦门市志》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厦门粮食志》（1949年前），只是《厦门粮食志》编纂进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它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440多年的厦门粮事，反映了厦门历史上不同时期粮食行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征。它的出版，对当前的改革开放、发展粮食经济，有着参考和借鉴价值。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40年的续编工作，以期尽快地贯通古今，善始善终地完成粮食行业专志的编纂工作。

由于我们的史志知识和编纂水平有限，难免有谬误、疏漏之处。值此志书出版之际，衷心欢迎、恳切期待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帮助我们纠错补遗。

《厦门市粮食志》编纂委员会

1988年8月

序 二

厦门，紧扼闽南大陆，与台湾隔海相望。厦门的海运贸易自明朝中叶日趋活跃，迄清代雍乾年间，成为饮誉“十闽之要会”，是中国东南沿海“通九泽之番邦”的著名良港。历史上从国内外海运输入福建的粮食，多经厦门吞吐，转运闽南以至粤东一带，粮食贸易的兴旺，给厦门发展史谱写了重要的一页。

粮食问题，上系国计，下连民生，古今中外，举世瞩目。厦门岛一域，地窄田少，农业经济所占比重不大，自产粮食长期不能自给，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厦门粮食志》（1949年前）系统地记述了旧中国近代四个多世纪，不同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中，厦门粮食商业的兴衰历史、供求关系、军粮运筹以及粮储、粮赋、粮价、粮市等粮政粮务方面的史实。全书以时为经，以事系类，广征博采，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粮业特色，是一部史料翔实、可读性较强的粮食专业志。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对研究福建粮食经济史，探索规律，策励未来，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

此书的出版，是厦门建置600多年来的第一部地方粮食专业志，值得庆贺！编纂过程，得到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的精心指导和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粮业前辈的热心指教；厦门市粮食志编辑室的同志同心协力，辛勤工作，广泛征集史料，反复鉴别考证，撰而复改，数易其稿。这部志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编史修志是传世功业，为求承先启后，贯通古今，殷切期望
厦门市粮食志编委会同志们继续努力，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来厦门粮食工作的发展历程续纂成书，再结硕果！

福建省粮食志编纂办公室

1988年10月

目 录

概 述	1
第一章 郑师军粮	10
第一节 取粮渠道及措施	10
第二节 “金厦保卫战”军粮	13
第三节 郑经留守厦门的军粮	15
第二章 台粮济闽	17
第一节 官运	18
第二节 商运、私运	21
第三章 粮管机构	23
第四章 粮油运输	26
第一节 “开埠”前的航业与粮运	26
第二节 “开埠”后的航业与粮运	28
第三节 食油运输	32
第五章 粮油贸易	33
第一节 洋米	33
第二节 华米	38
第三节 面粉	43
第四节 豆、粕	46
第五节 杂粮	48
第六节 食油	50

第六章	粮油转口	52
第一节	大米复输出	52
第二节	其他复输出	54
第七章	粮油市场	58
第一节	市场布局	59
第二节	经营方式	64
第三节	粮商团体	67
第八章	粮油价格	69
第一节	粮价缓浮转相对稳定	69
第二节	粮价腾升转狂涨	72
第三节	粮食价差	77
第九章	粮食仓储	83
第十章	粮油制品	90
第一节	米、面制品	90
第二节	豆制品、糕点	94
第十一章	粮油加工	98
第一节	碾米	98
第二节	榨油	100
第三节	磨粉	102
第十二章	农况田赋	105
第一节	禾山农况	105
第二节	田赋征收	107
第十三章	旧事杂记	112
一、名人轶事		112
二、洋行实录		114
三、慈善事业		116
四、峥嵘岁月		118

五、名行老店	122
六、行业佳话	127
七、地方掌故	128
附录 厦门历代人口	130
郑师兵额	131
郑成功东进台湾粮供不继	131
厦门小刀会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忽视粮源	133
参阅、收录资料	135
后 记	142

概 述

厦门是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现为中国 4 个经济特区之一。

历史上的厦门，仅指厦门本岛和鼓浪屿，总面积 128 平方公里。解放前夕，全市设开元、思明、厦港、鼓浪屿和市郊禾山 5 个辖区，人口 203 324 人。

3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古越族的一支——闽越族先民在岛上生活、劳动。唐中叶（8 世纪），汉人陆续迁徙岛上，半耕半渔。宋朝称该岛为嘉禾里，隶属同安县。元代改设“嘉禾千户所”。明初，为抗御倭寇侵扰，朝廷派江夏侯周德兴于洪武年间筑厦门城，设中、左两个卫所，“中左所”一度成为厦门的代称。明末清初，郑成功以厦门作为抗清根据地，改置思明州。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福建水师提督衙门移驻厦门，嗣后设“台厦兵备道”，并管辖台湾；雍正五年（1727 年）改置“兴泉道”；1734 年，扩置“兴泉永兵备道”，管辖泉州、兴化（今莆田市）两府和永春州。从此厦门成为福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镇。民国元年（1912 年），设思明县。1933 年 12 月一度成立厦门市，旋废。1935 年 4 月复设厦门市，由省直辖。1938 年 5 月沦陷，1939 年 7 月改为日汪伪政权中央直辖的所谓“厦门特别市”。抗战胜利后，恢复厦门市建制。

从16世纪中叶起，厦门逐渐取代漳州月港（今龙海县海澄镇），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港。粮食贸易与厦门的航海贸易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兴衰以至城市的兴起、发展关系密切。

明朝万历年间，就有来自吕宋、苏禄（今菲律宾）、交趾、占城（今越南）及暹罗（今泰国）的“番船”，每年运载着数万石大米抵达厦门。虽然，明清封建统治者长期实行“海禁”政策，沿海一带连年战乱，厦门的粮食贸易却久盛不衰。有17世纪暹罗大米大量运厦和清康熙至道光年间台粮运厦济闽的繁荣景象，有鸦片战争后源源运入的洋米、洋（面）粉与我国北方、长江流域的“北粮”相互抗衡，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邻近漳属地区的“南粮”称雄粮市。厦门的粮食商贸渠道多，来源广，数量大，品种全。运输粮食的船只由原始舟楫发展到大帆船，进而为万吨洋轮所取代，战时还动用了军用舰艇。厦门这一孤悬海中、耕地极少的“蕞尔小岛”，随着港口的兴起，航海贸易的发展，几度成为历史上中国东南沿海的粮食贸易中心和集散地。

厦门粮食航贸的发展，是沿海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政策、争取对外开放的成果。明、清两朝厉行“海禁”，“凡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但沿海的走私贸易从不间断。由地方官员、地主、富绅或中小商人组成的“海商”集团，自配武装，自造洋船，“大者，广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七八丈”，“每船载米，或二三百石，或五六百石，多者一二

千石”，活跃于“万顷波涛之间”。清初，朝廷为了切断郑军的粮源，采取了更加严厉、残酷的“防堵、海禁、迁界”措施，各地商民还是设法“厚赂守口官兵（清兵）”，通过封锁线，把商品运到厦门出口，也把粮食运给郑军。“厦门之粟，津路仍广”。

由于“海禁”政策不得人心，使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权衡利弊，对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明中叶隆庆元年（1567年），取消海禁，继而开放漳州月港为“洋市”、“准贩东西洋”；万历年间又在厦门设置“督饷馆”和专门督运泉州府属军粮的“督粮通判”。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首先在厦门设立海关，把厦门作为对外贸易港口正式开放，明示“（进口）米粟书笈免税”。为解决闽、粤、浙诸省“民食不足”的问题，雍正、乾隆年间，对内大力组织“台运”，对外实行一系列奖励粮食进口的政策。这时，吕宋、暹罗、安南等国家、地区的大米以及国内的台米、芜湖米大量输入。闽南一带商人“趋利若鹜”，有的甚至“倾产造船”，贩运洋米进口。

郑成功不仅是驱逐荷虏、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而且也是开创厦门航海贸易的先驱。他在以厦门为基地，与清廷对峙的十多年中，十分重视航海贸易，实行“裕国通商”政策，开设“五商”、“五行”。“凡中国各货，皆仰资郑氏”；“暹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挥师东征收复台湾后，在台湾励精图治22年，致力垦政，开发宝岛，为后米的台粮济闽，发展台湾与厦门、福建之间特殊的经济关系，奠定了根基。

二

厦门粮食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厦门运销区的粮食流通和整个商业经济的繁荣，对调节闽南地区以至省内外的年成丰歉，赈荒救灾，平抑粮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上厦门的粮食贸易有三个鼎盛时期：清朝雍正、乾隆年代经厦门转输福建四府和粤东的米谷，每年多达150多万石（每石140斤）；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厦门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后，常年输入和复输出的粮食包括豆类、饼粕达200万市担以上，总吞吐量在全国各口岸居领先地位；民国初期（即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粮油贸易已是厦门口岸最主要的贸易项目之一，1933年本港粮油贸易额位居全国第一，占各口岸总量的9%。

厦门岛上的粮贸商网是在清乾隆至道光年间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到民国时期，粮商网点密集，遍布全市各个角落。1912—1937年间，全市大小粮商达383家，其中有美、英、日等外商开办的“洋行”，以及本地商人专营粮食批发的顶盘、二盘商56家。经营批发的顶盘粮商按其采购粮食的不同区域，又分为“仰光郊”、“大北郊”和“小北郊”。另有专营油脂、面粉的糖油粉商152家（其中批发商43家、零售店109家），分为“洋帮”、“香港帮”、“出水帮”、“北帮”、“油帮”和“在地帮”等。

食油、杂粮、豆饼的输入，具有地方特征。如厦门素以酿造高粱酒著称。北方高粱的输入，纯为酿酒提供原料；豆油的输入，原为居民点灯照明之用，自民国初期岛上开办电灯公司后，输入锐减。豆饼是闽南各县农田急需的肥料，输入量不逊于主粮。1913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年从北方输入的豆饼，多达158.6万担。抗战胜利后，北油输入困难，厦门的食油市场便为同安及漳属各县所产的“南油”所占据。

厦门粮油加工业，以小型分散的作坊为主，工艺落后，设备简陋，生产效率低。清代中叶就有“土磨间”、“榨油间”及米粉、面线作坊；豆制品制作可上溯到明朝中叶。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前夕，作坊由近郊向市区延伸，碾米及粮食制品业发展较快。沦陷期间，粮油加工业奄奄一息。抗战胜利后有所恢复。到1949年9月，全市有商工一体的小型米绞20多家，油坊7家，米粉作坊10多家，面线、面条作坊各20多家，豆制品店坊120多家，豆芽作坊14家，油条、糕饼摊点近百处。

厦门的碾米业比较发达，1914年起就开始使用“八仙台”等旧式碾米设备，大部份工序是人工操作，只能去糙碾白。制作米粉的磨浆、榨片，手制面线的压条和面条的压片、切条等繁重工序，是在本世纪30年代后才逐步为简易的机械操作所替代。不少粮食制品独具地方特色，米粉、面线与茶叶、药酒，曾经并列为厦门港口四大传统出口商品；腐竹也长期远销海内外。

三

厦门是中国最早沦为半殖民地的城市之一。粮食贸易的发展，同样凝结着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血泪。

1843年11月厦门被迫辟为通商口岸后，鸦片大量运入厦门，倾销内地。市郊禾山、同安及闽南一带农户受其诱惑，一度竞相种植罂粟，粮食生产弃之不顾。抗日战争时期，厦门在日寇统治

下长达7年3个月，粮食奇缺，野菜充饥，饿殍载道。战后尚有大批难民流落街头，挣扎在死亡线上，“无衣无食的难胞达16000多人”。

当然，由于对外开放，随着航运、粮贸的发展，也使厦门受益不浅。以粮食价格来说，历史上厦门粮价的变化，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1545—1843年（明中叶厦门取代漳州月港前后，到鸦片战争中厦门开埠对外通商前），粮价处于缓浮阶段。1844—1937年（厦门开埠后到抗日战争中厦门沦陷前），粮价处于相对稳定阶段。这两个阶段前后持续了392年，其特点是厦门航运业日益繁盛，对外开放的层次逐步向纵深发展，洋米、台米及国内大陆各路粮食先后大量竞销厦门并转输其他地区。因此，这个时期厦门的粮价总的看来是比较平稳的。一方面曾多次出现厦门的粮价低于台湾及福建内陆的产粮区（包括省内沿海线）的奇特现象；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天时地利，遇到兵荒马乱、地方不靖、海运不畅或自然灾害，厦门粮食供给紧缺之际，粮价也随之升腾，广大劳动人民仍然摆脱不了饥馑的威胁。1938年之后，情势急转直下。日寇侵占厦门期间（1938—1945年），是粮价的腾升阶段。战后，从1946年起至1949年厦门解放前夕，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内战，政局动荡，经济恶化，物价飞涨，粮食为最，这是厦门历史上粮价的狂涨阶段。当时粒米珠贵，街谈巷议讥之：“米价天天跳，奸商哈哈笑，市长睡大觉，老百姓要上吊！”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濒临断炊绝境”的厦门大学学生，愤怒地包围并痛斥福建省政府田粮处长，同时走上街头，开展声势浩大的“救饥运动”，高呼：“反内战！反饥饿！”“我们要吃饭！”这一行动受到厦门各界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海防要塞的厦门，军粮供给始终是个严峻的问题。郑成功撰